

勇者的畫像

談

「羅斯福夫人回憶錄」

羅伊菲譯

前言

在廿世紀的傑出女性中，羅斯福夫人無疑是個知名度極高的婦女領袖。她畢生致力兩項近於「烏托邦」式的理想——男女平等和國際和平。一般中國讀者，除了知道她是美國故總統羅斯福(Franklin D. Roosevelt)的夫人，且一度擔任美駐聯合國首席代表之外，對於她在赫赫聲名之後，所跋涉過的心路歷程，可能並不然瞭解。自傳性的「羅斯福夫人回憶錄」，乃是這心路歷程的最佳表白。

本文作者艾雷遜女士(Joan M. Erikson)，以寬宏的襟懷，敏銳的筆觸，評析羅斯福夫人回憶錄，藉以向讀者說明，羅斯福夫人如何超越她自己受盡漠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，而將自身的不幸與痛苦，躍昇為成熟的自我實現。

艾雷遜女士是位藝術家和教育家，為美國心理保健計劃顧問，著有「活動、克復與成長」(Activity, Recovery, Growth)一書。她丈夫艾雷克艾雷遜(Erik Erikson)為當代知名的心理分析學家及社會思想家。

本文原載「美國婦女」(*The Woman in America*)一書。

——譯註——

羅斯福夫人的第一本回憶錄，是部感人至深的自我表白。讀者由她的回憶中，可以看到一名貌不驚人的小女孩，如何變成美國第一夫人；如何憑藉本身的才幹，成爲一名傑出人物。我們從她的追憶中可以探尋，她的勇氣和教養，她的熱忱和沉靜來自何處。羅斯福夫人最愛引述的一句話是：「超越憂苦，方得平靜」，而她的回憶錄，正是這超越憂苦過程的坦率記錄。

伊蓮娜羅斯福(Eleanor Roosevelt)於一八八四年生於紐約。當時，她的母親安娜(Anna Hall. Roosevelt)年方廿一歲。根據當年紐約時報的報導：「安娜是紐約社交圈中最漂亮，最受歡迎的夫人之一」。她父親依里渥(Elliott Roosevelt)在她誕生時，正是一名雄心勃勃，一表人材的廿四歲青年，是老羅斯福總統(Theodore Roosevelt)的兄弟，紐約上流社會的名紳。

伊蓮娜一生下來就不是個好看的嬰孩，而當她一日日長大，更可明顯看出，她將會是個毫不起眼的小女孩。她沒有繼承一絲一毫母親的美貌和魅力。這似乎使得她和母親間有了隔閡。她母親將所有的愛貫注到伊蓮娜下面的兩個弟弟身上。

「我還記得自己站在門口，經常是咬着手指……這自然是家裏不准許的——我可以看出她眼中的表情，聽她喚着「進來吧！老奶奶！」那種聲調。假如正好有客人在，她大概就會轉過身來說：『她真是個奇怪的孩子，那麼古板，所以我們總叫她老奶奶』，我羞窘得真想鑽到地板下來，而且我覺得和弟弟們隔得很遠。」

(一)

假如說伊蓮娜和她母親間的關係是淡漠不快的，則她和父親的親近，無疑給予她無限溫暖和親情。她父親常說她是個「來自天堂的奇蹟」，後來又暱稱她為：「小囡兒」（Little Nell），因為狄更斯的小說「古玩店」（*Old Curiosity Shop*）中有個小囡兒。他似乎覺得伊蓮娜的一切都是那麼有趣，那麼討人喜歡。

事實上，讀者可以看出，伊蓮娜和她父親的關係絕不是如她形容的那麼單純。不久後，一個鉅大的變化來臨；她這討人喜愛的父親開始酗酒，終於成日沉湎醉鄉，他被家裏趕出來，曾往歐洲求治，最後定居於維琴尼亞州的一個小鎮。

伊蓮娜在她的回憶錄中，以簡略的文字描述那一連串慘痛的事件。她父親離去的那年，她母親突因白喉症去世；不久，她的大弟弟也夭折了。她和她的小弟被送到外婆家。她就是在外婆家長大的。

「我們安頓後不久，父親就來看我。我記得自己從樓上走來，走到一樓那天花板極高的陰暗藏書室。父親坐在一張大椅子上，穿着一身黑衣，看來很憂傷。他伸出手來把我抱住。不久，他就開始說話；他向我解釋，我母親已經故世而我母親是他的一切；現在他只有我和我弟弟了。我弟弟還很小，他和我必須緊緊靠在一起。總有一天，我會再為他建立一個家，我們可以一道旅行，做許多他認為有趣愉快的事。」

這段經歷始終縷刻在她記憶裏，多年來引導着她的生活。那年她父親偶或會來紐約看望子女，帶給寂寞的伊蓮娜許多快樂；但伊蓮娜已開始瞭解，沒有任何幸福是穩固不變的，而穩固本身就是一種幻覺。即使是這種從一次團聚盼望下次團聚的日子也是短暫的，因為一年不到，她父親就因車禍故世了。

「一八九四年八月十四日，我剛要滿十歲，消息傳來說，我父親去世了。我姨母告訴我這事，但我不願相信。我哭了很久，直到上床時還抽噎不止，最後終於睡着了。第二天，我仍像平常一樣，生活在自己的夢想世界裏。」

我外婆決定不讓我們孩子參加葬禮，所以沒有什麼實質的回憶，使死亡對我變得真實些。從那時開始，我

心裏明白，父親已經死了。但我依然和他生活在一起，也許比他生前更接近他。」

伊蓮娜在紐約外婆家梯佛利（Tivoli）別墅與姨舅們渡過的歲月，必是相當黯淡的。大人不准她吃糖果，所以她就偷糖果吃，說謊話，被大人抓到，就受盡羞辱和責罵。他們迫她穿一套束腰，以矯正她的姿態，規定她必須每天洗冷水浴（全家只她一人須洗冷水浴），以防止受涼。她的衣着經常招人嘲笑。除了這些生理上的不適和不平待遇外，她在管家與女傭的嚴密監督下，完全退縮到自己的世界裏。

「他們總設法和我談話，而我却希望獨自一個人活在自己的夢想世界裏。在這世界裏，我是女英雄，父親是英雄。每晚臨睡和清晨起床散步時，有人令我煩悶時，我就逃到這夢想世界裏去」。

(一)

她夏天到梯佛里外婆的別墅渡假時，也沒有同齡孩童與她一道玩，因為這時她的舅舅也開始酗酒了。家中因而不願有任何客人來往。她外婆對她管教嚴峻，禁止她經常去探望她父親那邊的親戚，也不准許她和朋友一道旅行。

「我外婆心腸很硬，不准我和朋友在旅行。她也不告訴我任何理由，只要她說不好，就已是充足的理由。她對我總是說：「不許！」，因此我就養成一種防禦心理，先表示自己並不要什麼東西，以便在得知她拒絕我時，不致過份失望。」

在她十五歲那年，一位亦師亦友的女性走進她的生命，對她影響至深。伊蓮娜的堅強毅力和勇往前瞻的性情，泰半是在她的鼓舞下激發出來。那年，她外婆決定送她進英國一私立女校就讀，該女校的校長索維斯特（Mlle. Souvestre）是位了不起的女性。伊蓮娜在回憶錄中曾寫道：「在知識方面，索維斯特令我震撼，讓我開始思想。」。索維斯特具有敏銳生動的心智，而且熱中公共事務，並將這份熱忱灌輸給她的學生。索維斯特除了激發伊蓮娜獨立思考的能力外，也藉着假日與伊蓮娜共遊歐洲大陸的機會，開拓伊蓮娜的知識見聞。伊蓮

娜在這不凡的良師指導下，渡過三年歲月，初嚐自由的滋味。可惜不久她即奉命返家，加入紐約社交圈。那年她已十八歲。

在那關鍵性的品格「形式」期間，伊蓮娜已漸漸瞭解，精神力量比外貌及社會形式更重要。但當時她還太年輕，不能執著於自己的看法；而依照她所屬社會階段的訓誡，她也必須順服習俗與傳統。對於這位害羞，而且有點笨手笨腳的女孩子說來，「跳出巢窩」是極極為吃力的經驗。

她的痛苦不僅是由於她倔強、不合時宜的行為；而且也源自她內心中兩種力量的交戰；這兩股力量，一為社會所認可的目標，一為她本身的願望和崛起的潛能。但她的社會階級背景，限制了她的最初的發展，使她的作為也和一般關注社會問題的仕女無異：從事慈善救濟事業。

她居住於紐約的這段期間，全神貫注於慈善救濟事業。因為自童年開始，家裏就教導她，富有者及具有社會地位的人，都應從事慈善事業；對窮人務須仁慈、慷慨。因之，她十九歲時曾在貧民區教舞，曾為消費者聯盟，調查成衣工廠和百貨商店的工作環境。直到後來，她才開始對這只施惠窮人，却不給予窮人平等機會以自救的制度，萌生反感。但在當時，她却努力學習如何施惠予窮人。

(三)

一九〇三年，她和遠房堂兄法蘭克林羅斯福訂婚當時，這婚事想必會引起相當的震撼，即使在她的回顧中，那份驚愕也仍然存在。

法蘭克林的母親是反對這樁婚姻的，她即刻將兒子送到加勒比海渡假。

但法蘭克林却堅定不移，過了一年，在伊蓮娜與法蘭克林的家人親戚認識之後，才正式宣佈訂婚。結婚日期則訂在三月十七日。

當時老羅斯福已當選為總統，於三月四日宣誓就職；而他就職後的首次紐約之行，就是為他姪女主婚。老

羅斯福總統自然成爲伊蓮娜婚禮中最受人注目的「明星」。成羣賓客圍繞着他，爭睹這位新總統的風采。這是一個令人難忘的婚禮，它使伊蓮娜警覺到，她的生命並不屬於自己——除非她能掌握自己的生命。

新婚夫婦在海德郡渡過他們的蜜月。對於新娘說來，她是踏進一個嶄新的時代，被上流社會的生活典型層層縛住。週末假日，他們必須在海德郡與婆婆同渡；夏天，他們必須與她同往堪波貝羅（Compobello）消暑；冬天，他們必須住在她爲他們購置的，緊鄰她住家旁，僕婦如雲的房子裏。

伊蓮娜的婆婆沙拉（Sarah D. Roosevelt）是個跋扈的婦人。她守寡多年，帶大惟一的兒子。即使在兒子婚後，她也不願稍減自己對兒子的責任。她以獨斷的信心，負起訓練兒媳的工作，使得兒媳陷於無助的巨網中。

其後十年間，伊蓮娜忙於生兒育女，周旋在那些被僱來照顧她和新生兒的僕僕和護士之間。她無權表達自己的意願，她也無力對抗丈夫和婆婆組成的緊固隊伍，但她對自己性格上的變化却並非全然不知。她覺察到自己，很可能變成一個，「全然沒有感覺的回聲筒」，她無法發展任何個人的興趣和創造力，而在她深心中，潛伏着爭取獨立的強烈慾望。

(四)

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，法蘭克林在華府擔任海軍助理部長，工作極爲繁重。或許就在這一時期，伊蓮娜的律己力、堅忍力和充沛的才幹，才首次獲得挑戰與肯定。她自己提到這段經歷時說：與各色各樣的人接觸，以及見到海軍醫院中那些男孩子的信心，使我獲得最好的「通才教育」。

她寫道：和形形色色的人接觸後，我發現自己變得比較寬容。對於自己的信仰和行事方法遠不如過去那麼肯定，但却更有決心去追尋某些終極目標。法蘭克林於一九二〇年參加競選副總統一職，是她首次嚐試到各處旅行競選的滋味。雖然後來法蘭克林沒被選上，她却認爲這段經歷是：「我政治教育的伊始」。

不久，一場危機來臨。她的生活空間與丈夫的前途都驟然爲暗雲籠罩。法蘭克林在塘波貝羅感染小兒麻痺症，伊蓮娜衣不解帶，日夜照護患病的丈夫。現在伊蓮娜終於可以扮演一個需要全神貫注的角色了；她性格上那種渴望被需要的需要，希望取悅人的渴求，獻身服務的熱忱，可以多麼恰當地發揮在照顧丈夫的任務上！但是，正在這關口，她却有了驚人的轉變；這轉變的歷程雖然緩慢却是決絕的。這個當年溫馴聽命母親、外婆、丈夫和婆婆控制的女孩，就在這一時期站了起來，不但肩負起照顧丈夫和家庭的責任，而且奮力，幫助他們主宰自己的命運。

(五)

當法蘭克林的雙腿失去功能，而註定終生殘廢時，他母親令他回到海德郡靜養，但這要求沒有獲得伊蓮娜的首肯。伊蓮娜對她說：「這是最糟糕的一種安排，我決不讓他這樣做」。

由此，婆媳間展開一場僵持不下的爭執。老一代的和年輕一代的都堅持，只有自己最「懂得」，什麼安排對病人最好。這時，伊蓮娜已爭取到法蘭克林好友何威（Louis Howe）的有力支持。他們同心協力，設法讓法蘭克林從事一些有益的活動，接觸一些有趣的人和啓發性的觀念。他們都覺得，單單培養法蘭克林的嗜好是不够的，因爲他們仍可看出，法蘭克林的興趣在於政治。於是他們商定，由伊蓮娜積極參與政治活動，藉此使法蘭克林與當代問題保持接觸。當時伊蓮娜的注意力和過人精力，正貫注於婦女工會聯盟事宜。她常邀請同事回家，介紹他們與丈夫認識。其後，她又加入民主黨委員會婦女分會工作，而開始一連串的公開演說。雖然她起初非常膽怯，她的演說却極爲成功。她到各地旅行，爭取婦女投票者加入民主黨。

一九二四年，史密斯（A.L. Smith）請法蘭克林負責總統競選活動，並提名史密斯爲民主黨總統候選人。至此，一切活動乃臻於最高峯。後來史密斯雖未獲成功，但法蘭克林在民主黨提名大會上的表現，深獲人心。他以鐵架支撐雙腿站起來，發表那至今猶爲人津津樂道的「快樂武士」演講，充分顯示了他不屈不撓的勇氣。

毅力。法蘭克林回到人民心中，他就此重返政壇。

(六)

以後的故事是盡人皆知的了。（法蘭克林於一九三三年當選美國第三十二屆總統，直至一九四五年故世。是美國史以來惟一一位連任三屆的總統。——譯註）。羅斯福總統夫人，就從前述的暗淡童年與少年時代，崛起為美國政壇上最傑出的女性。

我們能從羅斯福夫人的故事中找到任何內在邏輯嗎？事實上，羅斯福夫人對她早年生活的憶述，已為我們提供一項教訓，而這教訓往往為研究者所忽略。如果將她童年經驗當作個案歷史來研究，則這種經驗很可能使她全然無力接受一種積極創造性生活的挑戰。這創傷疊疊的往昔，反可被用來解釋一個人的失敗；然而，羅斯福夫人却「成功」了。在某些方面，她獲得完全勝利，而在其他方面，也不無悲苦的陰雲。

我們能從她童年生活中痛苦的一面，找出某些足以抵制失敗的品德和勇氣嗎？「老奶奶」的羞憤、「小囡兒」的沉哀，刻骨銘心的自卑感以及童稚時的畏怯，最後塑造出何種性格！羅斯福夫人受世人崇揚尊敬的內在定力，不正是她努力「克服不幸」「超越痛苦」的成果嗎？

她似乎決心以其他方面的成就，來彌補不歡的童年；將注意力從自我移轉到全球舞台。她一度因外型的平庸而深深自卑，却轉以畢生時間，開拓她對人類博大的愛心。當她一旦將自身的需求擱置一旁，她和其他人就能建立親近溫暖的關係。她終於成為政壇上最可愛，最迷人的女性。

在她小女孩的時代，羅斯福夫人常為自己的膽小而難堪。她怕黑、怕賊、怕水、怕馬、怕許許多多的東西。但當她長成後，她的堅忍力和面對危險時的大無畏精神，却為世人敬仰。這份勇氣並非輕易得來的。也許就因為她決心主動接受一切挑戰，以避免那比死亡還糟的命運——當衆受辱——她的內心就滋生出無比的勇氣。曾有一次，她乘坐一艘戰艦出海，為暈船所苦。有人建議她爬上百呎高的細長桅桿梯子。她爬上去了。並且逐

漸克服自己的懼高心理和暈船症。

而比這種外在挑戰更深的威脅，乃是受所愛者摒棄的恐懼。她在孩童時代，處於孤獨惶惑之際，曾經說過，偷過東西，但長大後，她却成爲一名勇往直前的傑出女性。她能無視別人的嘲罵諷刺，在大大小小的問題上，勇敢展開工作。她丈夫墓碑上那鼓舞人心的墓誌銘就是她選取的。那墓誌銘上寫着：「我們惟一畏懼的乃是畏懼本身。」

她在童稚時代，就失去最親愛的人，連一點補償性的糖果都得不到。她沒有朋友，不能旅行，每有請求，必被否決。因此她從幼小時就知道，不要求任何東西，最好是連想都不要去想，以避免失望的滋味。但她的觀察力很強，很早就注意到，對她施予嚴厲管教的外婆，對她自己的孩子却相當放縱。外婆對子女的放縱，造成子女的行爲不當，她到後來雖然憤怒却已束手無策。她兒子的酗酒，尤其令她傷心。羅斯福夫人曾談到酗酒者在她腦中刻畫的深刻印象。她說：「這是我第一次（事實上是第二次）和一位完全失去自制力的人接觸。我心中因此滋生出一股強烈的意念，我堅信人必須完全克制自己的一切慾望。」

(七)

她因此嚴格控制自己，就如同小女孩時代受長者管教一樣。她工作時極爲努力，但却很有條理。因爲她懂得控制自己那無窮的精力，懂得什麼時候該放手，什麼時候該完全鬆懈。

這種堅韌持久的力量，源自幾位她所敬愛的人。這些重要人物是誰？她和她母親的關係並非充滿愛和親情的。小小的伊蓮娜崇拜她那熠熠發亮的母親，但她也深知她母親是個最嚴峻的法官，決不容許孩子說謊。「無論如何，她爲我盡了最大的努力。」伊蓮娜自己做了母親後發現，母親的角色既迷人又怕人；她好像還沒充分瞭解母職的意義，就忽然做了母親。她在自傳中強調她對兒女幸福的責任感，有多麼深重；她在他們有病或受傷時，如何盡心盡力照顧他。但她從母職中好像沒有得到多少歡樂與滿足。

在伊蓮娜的自傳中，只有一位人物是她以全然歡暢和敬仰的語調來描述的。這就是她的恩師索維斯特——

她在英國求學時學校的校長。伊蓮娜在索維斯特的教導下渡過三年快樂歲月，因為索氏是位極優良的教師：她既聰明又智慧，管教學生恩威並重，思路嚴謹却富獨立性。她對學生品格的觀察也至為正確。她像母親般愛護這害羞膽小的美國女孩子，以法文暱稱伊蓮娜為「我的小人兒」，以培養後者的自信心；一方面盡力拓廣伊蓮娜的胸襟，使她產生濃厚的求知慾。

在索維斯特的身上，伊蓮娜找到一個有思想，有見地，充滿信心的婦女典範。索維斯特從不快於表達自己所信服的理念。在這位恩師指導下，伊蓮娜學得許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和原則，為她身上原有的美國特質注入新的元氣；其後更激勵她不屈不撓，為人類尊嚴奮鬥。伊蓮娜提到索維斯特時寫道：「在父親之後，她對我這一時期的生命，發生最深刻的影響。」

「在我父親之後……」！那麼到底她父親給了她什麼影響？對於一個摯愛父親的小女孩而言，父親的影響力必是無人可比的。即使在父親死後，她的生命仍受着他的控制；父親的希望成為她的意志。當她去學校時，她「帶着我父親的信，我總是帶着他的信」，她一遍又一遍地唸父親的信。她有咬指甲的習慣，有一天，她突然想起，她父親說過，人應該永遠把自己外表上最好的一面表現出來。「從那天開始，我就不再咬指甲了」。年輕的伊蓮娜和日後長成的成熟婦人，不正是由意志塑造的嗎？她立志要做一個父親所期許的女兒，使父親以她為榮。這種對父親的摯愛，對父愛的信心，以及父親對她的期望，乃成為一股鼓舞她的內在力量，使她得以將自身的痛苦昇華。

她在自傳中鮮少提及她和丈夫間的關係，也許她只是對這點不想多說，但讀者免不了臆測，她是有意將她生命中最重要角色隱而不顯，如此，她才能在自己早年婚姻生活中，佔一重要地位。

從羅斯福夫人的自傳看來，羅斯福總統對他妻子的人格發展，究竟有多少影響？羅斯福夫人在談到她性格上一個惱人的缺憾時，曾描述她在新婚期間，極易為情緒左右，常陷入一種無言的自我犧牲，自我漠視心境，

而羅斯福總統頗能化解她的鬱懷。爲此，她深爲感激。她也提到，在他們蜜月期間，羅斯福總統滔滔不絕地談論歷史，對於政治的知識頗爲豐富。她寫道：「你既以天下爲己任，我也應對政治產生興趣。」

當她衡量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工作時，曾說出一句令人驚愕的話。令人驚愕者是她對丈夫的貢獻，只輕輕一筆帶過。她描寫她和她外婆，爲了她弟弟入伍的事而發生爭執。她寫道：「這是我第一次公然反抗我童年時的權威標準；我注意到自己的看法正在改變。這或許是受我丈夫的影響，或許是我已逐漸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。」羅斯福總統對她人格成長的最主要貢獻，也許就在於培養她「獨立思考的能力」。她新婚的那一年，對她日後的發展影響至鉅——她的才幹和鎮定力就是在那一期間開始培養的。

但是，羅斯福總統的罹病，幾乎又將她推到悲劇邊緣。在她童年時代，她曾眼睜睜地看着所愛者淪亡。而這次，她再也不是個無助的小女孩；這次，她以鋼鐵般的意志、耐力、毅力和愛心來對抗無情的命運。她的才幹似乎超乎平常地凝結爲一股堅強力量，使她甚至敢違抗一向控制她的婆婆。她幫助羅斯福總統戰勝虛弱和退縮，這種圖志使她得免重蹈她父親悲劇性的一生。

羅斯福夫人自傳的最後一冊，標題時：「談談我自己」。倒底她「自己」的人生目標是什麼？她雖熱忱支持各種社會運動，但她主要獻身兩項近於烏托邦式的理想——「平等」：婦女參政權的平等，個人在社會上的平等，個人在社會上的平等，全人類不論種族、階級、職業的差異而在機會和權利上的平等；以及「和平」：這是她自幼年起就服膺的信念——戰爭絕不能解決國與國間，人與人間的問題。她在羅斯福總統故世後，受命爲美國駐聯合國代表，使她得以在理想的環境下追尋這些宗旨。她深信人類應組織世界政府。

回顧羅斯福夫人的一生，可說是痛苦的昇華；藉積極的工作，超越自身的不幸。當她在七四高齡撰寫自傳的最後一頁時，我們似乎仍可聽到她年輕時的聲音，迴響在我們心頭：

「我們在遭遇危機時，必須有勇氣面對自己；我們必須重新視自己爲世界的領導人，我們必須同心協力運用知識造福人羣。當我們這樣的時候，我們就永無所懼。」。